

# 從鴛鴦橋到藍姆伽(下)

田 英

(下) 伽姆藍到橋鴛鴦從

戰車第七營是成軍不久的一個單位，除人員外還沒有武器配備，暫時任務為與美軍戰車學校配合訓練戰車、汽車使用技能及保養等。營長鮑勳南上校，砲兵連長姓張，官階少校，因時間太久，記不起他的名字了。張連長是個和藹慈祥的長官，帶兵視如子弟，雖和張連長一起生活不過半年，他的帶兵風範迄今仍留下深刻印象。駐印軍共七個戰車營，第一營正在前方和敵人作戰，第二營駐紮印緬邊境薩地亞(SIDIA)待命，隨時奉命出擊支援第一線作戰。第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個營已有裝備，正加緊訓練中。這裏訓練方式和國內不一樣，訓練單位通稱學校，如戰車科稱戰車學校，汽車科稱汽車學校。學校由美軍主辦，教官有美軍軍官及士兵，部份助教則是我國軍軍官，負責翻譯，他們多是國內各大學外語系應徵入伍的翻譯官(少校)。課堂在露天大樹下，下雨則在油布篷下，每週末小考，一個科目結束後總考，小考兩次不及格留訓，再不及格退訓，總考不及格留訓，學員受訓情況每週有備忘錄送部隊；若有犯紀或考試不及格，備忘錄到了部隊便會受處罰，每天上課八小時，早晨六點到下

午兩點，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，吃早飯後五點十五分上車到學校，下午兩點下課回部隊吃了午飯，然後是勞動工作到四點半收工。晚飯後，各連活動，唱軍歌、跳木馬、玩單槓……一直到晚上十點鐘就寢，整天在繁忙緊張中度過。砲兵連人員被選學戰車太意外，也正合心意。所學戰車分M4A4型三十噸級中戰車，汽車引擎，及M3A3型十五噸級輕戰車，飛機引擎，兩種戰車各學八個星期，車上附屬器材及戰車兵必須具備了解知識，整個科目學完，共費時半年。我們學習時，為了國家、部隊、個人榮譽，每個人都用心學習。

## 情緒不穩多人自戕

中華民國駐印軍訓練基地藍姆伽，位在加爾各答西北，火車約一天行程，釋迦牟尼得道聖地——加雅(GAYA)就在附近。教導團學兵在這裏受訓，尤其教導第一、第二兩團學兵絕大部分派在這裏的五個戰車營，其餘各團學兵分別派在新二軍、新六軍、砲兵團、輜汽營等單位，總共約萬餘人，分別在印度、緬甸受訓，也曾參加實

際作戰行動。在國外受訓比在國內受訓要嚴格得多，部份同學一時不能適應新環境，尤其嚴格的訓練生活，缺乏吃苦耐勞精神，一旦精神上受到意外衝擊，沒有能力接受意外刺激，心中憂鬱，身在國外，沒有申訴或發洩的地方，思想上易鑽牛角尖而走極端，為求精神解脫，竟走上自殺之路。藍姆伽五個戰車營，巧合的是，正好每個戰車營有一位教導團同學自殺。第七營第二戰車連一同學切腹自殺，主因被排長處罰臥倒起立連續達一小時之久，事後羞憤而自殺。檢討原因前述的國內受訓時間不夠也不嚴，最主要是上下隔閡，不能溝通，知識水準差距大，教導團學兵有大學、高中、初中程度，部隊中的部份排長、班長，小學程度佔多數，甚有不識字者。高水準同學自視高，被所謂老粗領導，自然不服氣，領導者則抱著除去部下的驕氣，看誰厲害的心態，各走極端，難免有悲劇發生。

在藍姆伽受訓嚴，時間緊湊，生活緊張，每週星期日下午有半天時間純屬個人自由分配運用外，其他時間只有晚上睡覺後沒有人來干擾，很難找到可自由運用的時間。說句笑話，連到廁所

的時間也要計畫如何運用。給親友寫信報告平安、異域風光，只有星期天下午有半天可痛快的寫幾封信了却信債。另外還有一個機會，那便是勞動時的輪休時間，借輪流休息機會，以大腿當桌子簡單寫幾封信。週一到週六排滿各種操課活動及勞動工作，星期日上午由連值星官帶隊到青年會欣賞一場看不懂的美國電影，下午放假自由活動，除給親友寫信外，可以去藍姆伽市街買需要的日用品，或到其他營區探訪朋友。青年會也是娛樂消遣的好地方，有小吃餐廳、百貨部、圖書室，娛樂部有桌球、撞球、棋類……可以免費痛快的玩一下午。若想好好休息，躺在帳幕內睡個夠，是最實惠的享受。

藍姆伽營地區域遼闊，營區內沒有居民，也沒有耕地，砂礫地質，闊葉樹繁茂，雜草稀少，林內白色四方形帳幕，排列整齊，遠遠看去非常壯觀。藍姆伽市街祇有一條街，街道整潔，為其他市街所不及。商店不到一百家，華僑商店兩三家，以餐館業為主，顧客當然是駐印軍人。各營區附近也有華僑經營的餐館，價格公道，一隻不太大的鷄祇兩個盧布，一個戰車下士一個月的薪資可以吃十隻以上的鷄。我們雖然身在他國，在營區內每天所接觸的却是清一色的中國人，感覺上和在國內沒有兩樣。

### 調赴前線戰鬥序列

所有預定要學的科目，還有基本兵器、救護兩科沒有學，需時二十天，突然傳出學中型戰車的同業要調前方的消息。雖然沒有證實，但消息

傳出後，在課餘休息閒聊時，都以傳聞作談話題材。這個消息對我來講是好消息，從軍最大目的終將到來，竟先其他同學上戰場殺敵，我好幸運，內心好欣喜。

晚飯後例行各種活動，除唱歌外，便是跳木馬、玩單雙槓，晚點名時的長官講話都免了，不到十點就可睡覺休息。這異常活動情況是過去未有的情形，回到帳幕正準備睡覺時，突然連值星官的哨音響了，宣佈「學中戰的同學到連部集合」，這宣佈預料將是傳聞證實的時候。砲兵連被選學中型戰車教導團同學共六位，我們六個人一同到連部集合，副連長囑咐進連帳幕內，進入帳幕後，連長囑咐我們坐下，他臉上表情很凝重，好像有什麼心事的样子。副連長的撲克臉孔，這晚也消失了，動作顯得較親切，連長平時對我們教導團同學慈祥愛護，現在更慈祥和藹了。我們相繼坐好後，帳幕內沉默了片刻，連長以低沉的聲調說：「我奉到上級命令，要調你們學中型戰車的同學到前方去，後天搭飛機去，明天的課照常上。」乘飛機去前方！我們都感到驚訝！前方這樣急需我們。雖然內心這樣嘀咕，但沒有一人打斷連長的話，靜靜的聽連長最後一次訓勉。連長詳細分析說明我們教導團同學的管教訓練方式，並解釋我們六人被優先選學中型戰車的原因，訓勉我們今後到新單位是另一種生活方式，指示待人處事應有的態度，諄諄訓勉、教誨，好像對一個即將遠行的子弟，吩咐了又吩咐，百般叮嚀，仍然不放心，深恐子弟一時無適應新環境的能力，如此東拉西扯，談了一個多小時才結束。

回到帳幕時已快十二點了，再睡四個多小時又要起床去學校上課。躺在床上思潮起伏，心事不斷湧入腦海。調赴前方殺敵宏願即將來臨自然是一件高興的事，相對的，又要與相處半年的長官、同學們分別了，增添離愁，整夜未曾合眼。四點半值星官哨音例行響了，我們立即起床，懵懵中吃了一個饅頭、一碗稀飯，匆匆忙忙搭車去學校，上最後一課。

臨離開戰車第七營前晚，整個營內充滿離愁，和前一晚一樣整營內除了唱軍歌、晚點名外，其他活動都免了。營內各連有被調前方的同志紛紛舉行惜別餐會，砲兵連也不例外，營區餐館、青年會餐廳、藍姆伽幾家餐館都被其他單位搶先訂了，我連不得已到車程約一小時的河邊營區餐館舉行聚餐惜別會，全連長官、教導團同學都參加。餐會在熱烈激動情緒中進行，長官講話、同學留言互勉，不勝依依。餐會歷時兩個小時，在全體合唱機械化部隊進行曲歌聲中結束。

我們一行四十位學中型戰車的同學，告別相聚半年的戰車第七營及令人懷念的藍姆伽，兩部大卡車載我們離開營地，經兩小時車程到達加雅機場上飛機，兩架C46型運輸機經六小時飛行，到達我駐印軍總部所在地雷多。我們所乘的飛機並不是接我們的專機，而是搭回航便機，原來這兩架飛機自前線載運傷兵到藍姆伽醫院治療，我們到達雷多機場時，機場已是燈火通明，飛機停下後我們魚貫下機在停機坪旁休息，駕駛員告訴我們，在此稍等候會有人來接，隨即將飛機駛向另一停機坪。我們一行四十人就在停機坪旁靜靜

的等候卡車來接我們。一點、兩點鐘過去了，始終不見有車來接，也沒有人來連絡，機場內有少汽車來往行駛，都經過我們附近急駛而去。等得太久了，大家都顯得焦急不安，連聯絡的人都沒有，覺得有些失望。有的同學打趣說：「我們減價吧，三十盾不要，十五盾就好了！」我們的戰車是M4 A4型三十噸級中型戰車、M3 A3型十五噸級輕戰車，兩種戰車都會使用，印度使用的鈔票——盧布，以盾為單位，盾與噸同音字不同，以此打趣解悶，焦急中找尋樂趣。

在機場等候了三個多小時，終於有一位軍官駕駛吉普車帶領兩輛卡車來到，約十分鐘後到達我們暫時休息地點，住了一宿，次日搭原機從雷多飛到汀江機場，航程十五分鐘。下機後立即被兩輛大卡車載往薩地亞(SIDIA)戰車指揮部報到。

### 錯失機會留在二營

薩地亞在阿薩密省東北，一片原野叢林，戰車指揮部的營地在喜馬拉雅山麓，布拉普德河(BRAHPUTRA)畔，營地三面叢林，一面臨河，天氣晴朗時可眺望喜馬拉雅山峰美麗的積雪。河的對岸有田園陪襯，風景綺麗幽靜。遠眺對岸的建築物較其他鄉間宏偉得多，也許那裏的人民較為富裕，營地對外交通，僅有一條勉強讓一輛大卡車通行的道路，車行約一小時出叢林，有鐵道、小店、農莊，布拉普德河上游為我國西藏的雅魯藏布江，南流入恒河，注入孟加拉灣，河寬約里許，水流平穩。在此住了兩個多月，從未看

到商船駛過，也許印度內河航運不發達，如此好的天然資源未加利用，實在可惜。

陸軍戰車指揮部是戰時臨時性戰術編組，直屬駐印軍總部，指揮官為美軍布朗上校，副指揮官為我國趙振宇少將。趙原是戰車第一營上校營長，緬北瓦魯班戰役建奇功，晉升副指揮官。指揮部轄第一、第二兩個戰車營，第一營正在緬北與日軍作戰，第二營駐防薩地亞待命，隨時奉命增援出擊。我們四十位新來戰車伙伴，分派在戰車第一、第二營，各二十名。我原被派在第一營，得此分派情況我非常欣喜，我真是一個幸運者，又搶先去第一線立即參加作戰。那知臨出發前，又生變化，意外被留在第二營營部工作。事情是這樣的，出發前我要去第一營報到時，突被一軍官叫去問話，祇問籍貫那一省，就囑我離去，我感到有點奇怪，為什麼祇問我一句話呢？名冊上不是有籍貫欄嗎？雖有疑問却未在意，反正明天就要離開這裏了。

那知第二天出發前點名時，被留下調第二營營部，使我空歡喜一場。更令我失望的是，在營部有職務而沒有實際工作，整天悶着，和藍姆伽時生活相比，是一百八十度的改變。上級的命令，非我能力所可挽回，祇期望戰車第二營快去前方參加作戰，到了戰場一定有我實際作戰的機會，以達成我殺敵的決心。我的職務是營部通信下士佔上士缺，所學非所用，通信器材和戰車上通信器材完全一樣裝置在通信車上，通信車有駕駛軍士保管，通信士不進間，通信車平時是營部軍官的交通工具，更用不上我這通信士。整天無事

可做，悶得無聊極了，看着和我們一起調來的同學，整天為保養戰車忙碌，我只能望車興嘆。一顆熱忱殺敵報國的心願，遭此挫折，當初從軍時熱忱殺敵的雄心為之冷卻。回憶在藍姆伽時，繁忙緊張的生活，雖然辛苦一些，實比閉着有意義，且時間也易於消磨。在國外又是原始叢林地帶，沒有書報可供消遣，別人整天繁忙，自己反悶得無聊，也許他們羨慕我悠閑的生活，却不知我內心的苦悶、精神頹喪。直到中印公路通車，部隊回國改整編汽車營，我的職務變更，參予實際工作，才精神重振，重過愉快生活。

我突被留在戰車第二營營部，是何原因，迄今仍是未解的謎。唯一可作解釋的是，營部一林姓參謀副官是四川人，而我是四十位同學中唯一的四川籍，可能是鄉親原因將我留下，他的一番善意却害苦了我。事後曾多次在閒談中，詢問這位鄉親參謀副官，為什麼將我留在戰車第二營，他總是支吾過去，不作正面回答。

### 危機四伏森林獵象

部隊自印度薩地亞移防緬甸北部，向戰地推進，在戰場的後方待命，隨時準備出擊。部隊紮營汀布卡，是罕無人跡的原始森林地帶，林中有無數禽獸，尤以猴類最多，平時單獨一人不敢在林內遊蕩，兩人以上必需攜帶武器以防意外。

在森林內闢建營房忙了一陣子，因有機械作業，營房很快完成，我恢復清閑生活。為了解除精神的苦悶，約三兩同胞，結伴攜帶武器到林中狩獵，或到溪中炸魚，幾乎每天都有所獲，尤其

炸魚收穫較多，正好補助沒有新鮮食物的缺憾，既可添增佳肴，又可消除鬱悶，真是一舉數得。回程將未用完彈藥，以樹作靶標，練習打靶，既可研習射擊訓練又可取樂，在汀布卡生活較陸地更充實得多。

最值得回味的一次獵象，雖然沒有成功，但這次經驗，反映了青年人的純真，不畏艱辛，一鼓猛勇的衝力，祇知奮勇向前，不曾考慮艱辛危險。就如從軍的行動，爲了熱愛國家，拯救同胞，明知軍中起碼的待遇都談不上，上戰場且有生命危險，但仍不顧一切，排除家人的阻撓，千方百計，犧牲一切，投筆從戎，拿起槍桿上戰場。兩相輝映，顯示青年人的純真可愛。

一天清晨，突然發現營內來不速之「客」，查驗足跡及所經過的痕跡，判斷可能是象。平時喜好狩獵的同胞如獲寶藏似的，邀約三兩知己各攜衝鋒槍及彈藥，沿着獸蹄的痕跡一路追蹤，通過無數叢林、溪流、原野，一直追到下午兩點，仍一無所獲，除獸經過的痕跡外，根本未曾看到象的踪影。我們早上七點早餐，七點半自營地出發，到下午兩點，已有七個小時未進飲食，肚內早唱空城計。太陽漸漸西下，時間已不容許我們再盲目追蹤，決定打道回營。我們祇是一路追蹤，不曾注意沿途景況，現時地理情況也不了解，事實上按原路回營時間上不容許，所幸我們幾個人還沉着，先看太陽陰影辨識方向，再到高地觀察附近景況，平時喜好狩獵，對營區附近景況略有了解，在山地觀察到一條溪流，我們營地在溪流邊，沿溪流逆水而上，必然可找到營地。我們很幸

運，沿溪流逆流而上，行走一小時半後，終於回到營地，正好趕上晚餐時間。

這次獵象行動，事後想想真是驚險萬分。未經過週密計畫，竟盲目追蹤，雖帶了武器，然而象力大無比，憑我們兩三個人不可能圍得過象，說不定反被襲擊而喪生呢。當時我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危險性，事後想想，我們的行動實在太魯莽了，也顯示我們的純真可愛。

### 表弟之死怵目痛心

我從軍的動機，始於表弟王汝賢的一封信，引起我從軍的意念。他在成都甫澄中學寫信告訴我，他已響應青年學生請纓從軍報國，並已報名，短期內即將入營，惜因表兄希賢在成都力阻而未達到從軍宏願。自此以後，我倆通信即告中斷。後來我在重慶教導團受訓及到印度後，曾多次寫信給他，均未獲回信，也許他有苦衷。我在藍姆伽受戰車使用訓練完畢調戰車第二營後不久，突然接到一封信，是甫澄中學我的學姊沈觀同寄來的。她告訴我，汝賢表弟已從軍到達印度藍姆伽砲兵十二團，並寫下他的信箱號碼，因而與汝賢表弟再度恢復通信。這時我的部隊已移防緬甸北部汀布卡，兩地相距遙遠，我倆除了通信外，要想面聚是不可能的。事情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發展，不久，他的部隊移防雷多，我和他相距僅一天車程，我又意外的奉命參加到印度採購團採購日用品，來往都要在雷多住一宿，因此，得以利用出差機會，在雷多和他短暫聚談。他初到軍中，加上在國內未受過訓練，生活上感到不能適應，

談話中頗有怨言。我除了安慰他外，實無能力爲他解除內心憂悶，或許時間久一點，他會慢慢的適應軍中生活，消除他內心怨氣。大約兩個月後，他來信告訴我，他的部隊即將回國，要在密支那停留兩天，要我約定日子前去密支那看他。我倆此番在國外第三次見面，他心情特別愉快，談話中顯得心情開朗多了。他並告訴我他未來的計畫和抱負。看他情緒好轉，我也頗爲欣喜，祝福他未來前程更好，囑他回國後速寫信給我，告知回國生活狀況。

自與表弟在密支那分別後，一、兩個月過去，仍不見他來信，心中極爲焦急，寫信回家詢問，回信均不提及有關表弟的事。大概是別後三個月，又突然接沈觀同的來信，告知汝賢表弟回國途中，在寶山不幸病逝。這惡耗令我悲傷哀痛。他未能戰死沙場，却死於疾病。事後獲知，他是死於痢疾，部隊將他送當地軍醫院治療，令人痛心的是，醫院不但未給予治療，反而脫光他身上的衣服，將他棄置荒廟中，僅用稻草覆蓋。駐印軍服裝爲卡其布軍服、羊毛衣、羊毛襪、美軍皮鞋，院方見物起盜心，那管病人死活，強行脫下病人穿的洋貨，發了一筆小財。這慘無人道的行爲，是部隊長官及同學前往醫院探視時，不見病人，訊問院方，院方初不承認，經一再追問，才坦然說出病人在某廟中，前去尋找，病人已死亡多日。這淒慘經過，是我部隊駐防貴州安順縣時，偶然遇見曾和表弟在同一單位服務的李君所面告。哀痛表弟之死，可以說是死於國家的窮，部隊官兵連起碼的溫飽都談不上，造成主管軍官

的貪污腐化，基層幹部及士兵無污可貪，連駐印軍回國病患穿的卡其布軍服、毛衣、毛襪、皮鞋……不顧人道強行脫下。這類行為，和土匪強盜有什麼分別？表弟從軍經過多少波折，艱苦奮鬥衝破難關，才達到從軍宏願，結果竟得到如此下場，怎不令人哀傷悲痛？

我和表弟從童年到青年，經常生活在一起，從初級小學到高小、初級中學，皆同一學校，平時一起遊玩，是童年玩伴，更是同學，感情有如手足。我的從軍意念為他的一封信所影響，他第二次從軍成功，未嘗不是因我從軍到了印度，激起他再次報名從軍的決心。表弟死於非命，我始終心懷內疚，更哀痛失去一位良伴，一位最好的朋友。教導團同學絕大部份經過許多艱辛，尤其家人的阻止，犧牲學業、事業、個人幸福，為救國家、民族毅然踏入軍中，結果部分同學以悲劇收場，怎不令人感嘆！

### 養兵不搏賊誰之過

我遠征軍部隊、滇西國軍部隊，在緬甸北部戰場捷報頻傳，緬北密支那、八莫、南荻相繼克復，滇西國軍收復龍陵、芒市、猛板，最後兩軍會師中緬邊界畹町。唯一國際通路中印公路暢通，遠征軍任務完成，緬甸未完戰事交與英軍乘勝再追擊。遠征軍輕兵器部隊飛機回國增援，參加國內反攻任務。機械化部隊除戰車外，自中印公路駕車回國。由於國內部份橋樑無法通過，戰車駛回印度暫交美軍保管，待國際海運暢通後，再自海路運回國。戰車部隊另接部份汽車駕駛自

中印公路回國，回國後部隊暫編輜汽營，擔任西南戰區補給任務。勝利後，恢復戰車部隊編制，編入戰車第三團，駐防華北、東北，接收敵偽武器，繼續任職亂剿共任務。

中印公路通車後，委員長蔣公介石為紀念前駐印軍美籍總司令史迪威反攻緬甸有功，特將中印公路命名為史迪威公路。中印公路全長約一千公里，起自雲南省的昆明，止於印度雷多，國內段及緬甸北部一段是原中緬公路，印度雷多到緬甸密支那段是新築，為中美健兒血汗的結晶。雷多到緬甸新濱洋段工程艱巨，道路險惡，須翻越原始地帶的野人山，部份道路坡度達三十度左右，且急彎處甚多，非有精湛技術、經驗老練的駕駛人員難以勝任。凡駕車行經此路的駕駛人員，要過了所謂「鬼門關」之後，才能鬆一口氣。

說到野人山，我國軍初入緬甸對日作戰失利，回國歸路被斷絕，撤退到印度，徒步翻越原始地帶野人山，歷盡艱辛，缺乏糧秣、醫藥，山中瘴氣特重，行軍途中不少官兵成了異域魂。公路邊另有一偉大工程，是世界最長輸油管，起自印度加爾各答，止於昆明。此輸油管接通後對抗戰

助力極大，過去全靠飛機運輸，運量有限，抗戰時物資缺乏，「一滴汽油一滴血」，有了這一條輸油管，加速了對日抗戰的勝利。

民國三十三年六月，我自昆明飛往印度，至三十四年七月奉命回國，歷時一年又一個月，可惜出征時的雄心壯志、偉大抱負，在奉調前方作戰時突遭冷凍，雖有職務但沒有實際工作，因而意志消沉。在印度、緬甸兩地長達一個月時間，祇在藍姆伽時精神振奮、士氣如虹，尤其戰車在當時可算新式作戰武器，最具殺敵威力，有此榮譽首批學此兵器，心情的振奮可想而知。可惜學而未用，浪費了人力，也辜負了從軍時的一片愛國赤忱，在內江縣發動請纓從軍的運動開了花，也結了果，但所結的果實却未能有效發揮功能。所幸的是，未遭到與王汝賢表弟相似悲運而已。

從軍目的是上戰場殺敵人，光復國土拯救同胞，遺憾的是一年多的軍人生涯，始終沒有上戰場與敵人作戰的機會。這不是我規避，而是上級不給我機會，奈何！我自問對國家已盡了責任和義務，日本投降，抗戰勝利，我有榮焉。（全文完）

## 張大千外傳

隆重 戚宜君 著  
出版 定價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照，現已出書，定價一六〇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